

第五卷參號
社口地
查御律書
每份售銀貳百文
每出一版
小張一
印業
印圖計代印

真

我之爲我却非真。
詐取虛爲禍此身。
要使我真明造化。
修身養性脫凡塵。

發現有光魚

感酬良醫

遷者鄙大於廣本
八月忽患疾症
紅腫無起白點
象烈水漿凝下
醫於存仁醫院
一週未見稍減
報目醫藥服一
病勢漸成再服
而白點全無矣
誠大點手也現
朝後街五十五
爲病者之福音
誌謝

▲黃牛跪地求生

▲新火燒紅連寺

細情形，今爾已有靈符，飛劍不能
近身，旋禱謝生去，他們奉的係敵國

華育影院
十八日
母與子

大光明
十月十九日起演
啼笑因緣

新詞戲本

新戲唱詞共選十九
回合訂一冊現已出
書每冊四角特價
兩星期每冊三角外
郵費代價外加書
費五元

失聲河伯遊王門
大折肱其憂
良
舞
和

花先賦 文墨街

中登廣生堂

蘇州府志卷之十三

多受... 日... 得...
大... 萬... 東... 西...
... 是... 候...
... 廣... 售...
... 五...

這學問是甚麼
問及德壽君送我
白詩一併登
他親書君讀書
笑答詩

除舊佈新

由平抵津
西安十七日電蔣委員
長篠(十北)晨十時在
行轅召見陝黨政軍領
袖，及經委會西北辦
事處負責人員訓話

詩聯清
座上懸一
忙並爲
忙未免
國難又
其難殊
以普通
者論者

云：「爲公不
仁，忙上加
中有錯，遭
家難，難乎
難以回旋」
歎之言，出
不可不抄也

否亦報之以罵，
韓伯長曰：「
非答不可，須金
恭維之詞，蓋罵人，機巧
上必憤憤，頗未值得
恭維人，則我之精神上
，亦極愉快也，設有第



王 懷 筆
 點 四
 狀 幕
 配 合

煤油燈點
 盤。斗子
 磁碗。定
 十三元。
 慢慢慢慢像

放煙 煙盤。這宗才學
用白 比屁蛋。三歲孩
提也能裏煙。看
來實在不希罕。
他問一齊來。答
是。好。有人
大妓有
贈以聯云
得小住

『小住爲佳，如何？』
『小住，如何？』
『何便如何？』
李鐵拐畫像

三清堂，必奉直駕人
，而祖靈亦能看
（問）既然稱了汽
，何必要用油，爲什
不打汽油？（譏康）
（答）既稱汽油，

叫內侍與侍上
 白侍候公主預
 唱擺過千金燈
 玉盞。(叫頭狀
 名皇不諱傳。進
 宮來便將學問
 。要與某把書頭
 盤。叫內侍侍
 唱狀元
 願離兵馬
 榜的女婢
 一看。
 爾笑介。
 作畫說狀
 唱一狀元
 願離兵馬

好煙泡未曾吞。
寶公主一傍發笑。
他莫非才學
真來很。煙卷四
意，誠漫

什麼還不明白？
 (問)余有一友，
 喜漁色，每思在校物
 一佳偶，但其形狀頗
 稽，女生亦皆以蕪語
 曼聲尋求一乎之，不

元公（尖白）為圭
（藉唱）岫與狀元
靠煙盤。（尖白）只
露敢（待捧燈生）
尖背唱）桃源洞
白（在尖唱）拾
過（鈴的玉煙燈）
盤。在鈴鈴的太願
盤。打石某使賣人
沙觀。煙槍某用
源洞建

。百公主（顏
白）狀元（大白）
公主請燒煙吧。
（顏白）狀元公請
。俗言空槍不出
順洪王

其能從滑稽得來，得佳偶乎？（黃飛鴻）

（答）不能。你看台上，與花旦匹配的，都是小生佔便宜，小雖滑稽，結果上非但

不地稱王。——
尖唱）寶公主的——
子押那便做。——
看他兩條——

「你如此一來，太
我是已經絕望。他
密斯忒陳。天曉了

有人罵我，要——總得到什麼，有時說
一定還會挨打。

入。第一回
雁絳鴻雉並斷漁家傲

機會談話。說罷。她
追上一步。笑道。
事。金英已然拉明
你快說着。陳達夫
說道。金小姐。你這

步走近門側，便想走出去。剛邁大脚，小姐，你急忙着走，再告訴你一件新事。又停住步，說道：有甚麼新鮮事，着由一架立櫃頂上，取來一只扁長紙匣內的兩塊絲帕，是我昨天送給何

不想用錢甚麼。金英悶然道。密斯武陳。休說
不够我用的數目。就是他撥出五千元底數。我
錢。我的人格。不是五美元就可出賣。隨手地拿
去。想拿我的切。總買幾塊切。包是聽的
一聽。徹骨水涼。笑道。金小姐。凡事在思。弟

姐的。你爲何今早
送金英襖棉襖了一
套回給你。昨晚我
賞老媽銀呢。說着
是不收。所以她又

人給我原物退回。何小姐真不肯收。又看那紙匣確是原物。說道：我沒老媽病交何君讓。何小姐收下了。她想一想。說道：哦。是了。那何小姐人。冒我的名送還回來。如珀娘轉知。

電報係新接的。憑我電能力。三千里外。我都能知道。你口糊碎電報。使我無法請求撥款。那祇可等你們再商量辦。不是我本願友誼。金英冷笑了。還想和我見面麼。我的朋友多的很。不英冷笑了。他來了。就託你轉達。說我見不着他。請他照

轉借。如今
縣長回來。
說道。他
和我要好。
非分的念頭

。康西又對這書來
麼應付呢。我今天
替我設身處地。想
請你恕罪。我的腦
。還照顧不來呢。

金小姐教我教馬并

「這紙匣。已有幾分料獨。金小姐。」

「萬全方算。金英扭回頭道。密斯忒。」

「放已够亂了。實在無暇及此。我照原。」

「說時她便走出門外。陳達夫追出去。」

「扶道車。送你回去可好。」

五十四

的，真是笑話，丁德福道，白先生，這說罷，吳仁格不憂緊，宮中有娘娘公公等，從中說話，你，你的小報

面自甚麼，不消幾天，各處回信轉。

(未完)

的，真是笑話，丁德福道，白先生，這
不緊要，宮中有娘娘公公等，從中說話

說罷，吳仁格道：「我真問你，你的小報上面，甚麼

吳仁格今年三十幾歲，滿臉煙灰，倘若大偉人要與

少則五十千二十千，四川的師長旅長有好多，你的包袱就有好多，你那印版信上的話，未必又不肉麻嗎，吐的壽字，即是愛情，大偉人一動情，就曰花花的銀元，黃鏐鐔銅元，試問你若無肉麻的信，怎麼換得如此銀元的，不說你現在在燒南土，就是本土，恐怕遠燒不起咧，吳士格哈哈大笑道，稍有不同，我可不是肉麻，乃是拍馬，你肉麻要生愛情，我吳仁格今年三十幾歲，滿臉煙灰，倘若大偉人要與我生愛情，我可着爹死咧。

(未完)